

魏春风生前曾留下一份人情投资日记⑨

情感天空



瑛子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顾家爱妻、堪称优秀的好男人魏春风不幸遇车祸身亡,事发前两天他借的二十万元神秘巨款也随着他的死亡去向不明。为了查明这笔款项最终流向何处,妻子陈惜惜精心调查,却在蛛丝马迹背后,发现老公生前隐藏的惊人秘密。一笔二十万元的巨款,三个家庭的悲欢离合,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线索,各式人物粉墨登场,惊讶、痛心、迷惑……越探寻下去心越痛,而真相,似乎不止一个。

上期回顾

李扬和田歌重归于好,并且李扬得到了升职的机会,要去重庆上任。而魏春风的母亲无意中得知儿子和周丽倩的婚外情,以及20万的事情,于是找到周丽倩要她还钱。

在焦躁的泥潭里愈陷愈深的周丽倩,在这个苦思冥想的下午,脑袋仿佛突然被闪电劈开一道口子,那个男人的身影,从口里冒了出来——张广运,一个手握大权的局长。

周丽倩曾以红颜知己的身份陪着魏春风,与张广运和他的红颜知己一起吃过饭,洗过海上浴,享受过泰式按摩,聊天时互开玩笑……总之,也算熟悉。当然,那些交往都是建立在魏春风搭起的桥梁上,春风一去,桥梁一断,两个人便再无来往。

与张广运见面之前,周丽倩先联系了陈惜惜,和她进行了一次短暂会晤。周丽倩要确认的便是,近一年内,张广运那边有没有适合魏氏公司的项目工程。陈惜惜很快通过与张睿的沟通,给了她明确答复:有,但未及运作。

和张局长再次见面,初落座时,周丽倩表现出惯常的尊重。在客人进门之前,周丽倩首先将自己包里的手机调至录音状态。

“张大哥,”周丽倩为客人斟满一杯十年藏的五粮液。听春风说过,这位张大爷嘴特刁,除了这种酒,别的他一滴不喝,“知道您很忙,可还是不得已打扰您了,很抱歉。”

“呵呵,小周,”局长大人呵呵一笑,“在我眼前,就别讲那些没用的,有什么事,直说。”“大哥这么爽快,我就更不好意思了,这件事,还真是难以启齿,一时有些开不了口啊。”“哈哈,你这位妮子,都把别人给拎出来了,还有什么不好开口的?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?说吧,工作上还是生活上?”“大哥这么不把我当外人,那我可就直说了,有什么冒犯的地方,您别见怪好吗?”“哪来这么多废话?直说,直说。”

周丽倩端起茶杯,轻轻抿一口茶,做出鼓起勇气的样子,“您管辖范围内的那几项工程,外墙保温工作为什么没分一块蛋糕给魏氏公司?”局

长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惊诧和意外,但迅速恢复常态,“今天约我出来,为这事?”

“这是一方面。”“魏氏早不在了呀,散了。”“散之前呢?”“××大厦、××广场改造、××大楼,去年到今年就这三项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要求比较高,魏氏公司资质不够,当时正想帮他运作呢,”局长掏出香烟盒,抽出一支点上,一盒“极品黄鹤楼”顺手丢在圆桌边,吸一口,吐一口雾,眯着眼睛说,“他就出了那个事儿。”

“大哥,今天约您出来,还有个事想和您谈谈,可是又怕冒犯您,不知怎么开口才好呢。”“咳,什么直说了行了。”“春风出事前,是不是借给您一笔东西?”“什么东西?”局长一脸的不解。

“一笔钱。”周丽倩一咬牙,索性说了出来,“他为了跟您合作,拿到工程,提前把报酬给了您。”“什么?说什么呢?”他似乎没听明白。

“春风给了您一笔钱。”她知道,这一说,便是捅出去的尖刀,收不回来,后果必是你死我活。

“小周,你什么意思?”局长斜着眼睛,犀利的眼神穿透白色烟雾瞅着她。“没什么意思,”周丽倩强迫自己笑笑,“就是想确认一下这件事。”

“呵……”一分钟前还貌似温馨的气氛忽然就急转直下,局长将手中的半支烟掐灭,重新点了一支,脸也沉了下来,“今天把我约出来,就是为了这个问题?呵,那我先问一句,你是哪位?代表谁来的?是春风的公司呢,还是春风的家属?你和我谈这些事,合适吗?也让人看不懂啊。”

既然话已说到了这个份上,周丽倩觉得也不必再遮遮掩掩的了。她平视着这个老男人,直截了当道:“张大哥是聪明人,我的原则是,和聪明人谈事,不必绕圈子。春风出事前,曾经借给你一笔钱,可生意最终没做成,

应该把钱退给人家才合适吧?”

奔入主题的时候,周丽倩用的是诈术。如果他真的拿了钱,必定会心虚,因为他摸不准周丽倩手里握有什么牌。可对对方毕竟是一块老姜,老到油盐不进,神情和眼睛里一丝心虚的感觉都未出现,反而有些微微的恼羞,受了辱一般,盯着周丽倩瞅了半分钟,语气里有了呵斥成分,但还是压低音量,“你这个女人,究竟怎么回事?大脑够清醒吗?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”

“我说,春风出事前,给你一笔钱,你没办事,应该把钱退回去。”“胡说八道!无中生有!诽谤!诬蔑!你怎么说话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,知道吗?”局长恶狠狠甩出这句话时,左右看了看,还朝包间的门框上方瞥了一眼,似乎在担心什么地方会装有针孔摄像头。局长拧灭烟,站起来摔门离去。走时满面愠怒,没说再见。周丽倩在包间里独自发呆一刻钟,最后理单离去。

黄昏时分,周丽倩从医院出来,驱车去百安居超市买了一把中型的铁锹,然后直奔素有樱桃之乡美誉的青岛北宅。

一路向北。驶至距离北九水风景区大约三公里的××村,周丽倩小心地放慢速度。经过一家家整洁、素雅、温馨的农家小院,沿着一条蜿蜒河水,再向东行约八百米,到一处水流平缓处,将车子停在一片樱桃林前。在一棵大号碗口粗的樱桃树下,周丽倩终于坐下来,缓了口气。眼前这片樱桃园,在她身体周围大大小小共有六棵樱桃树,是魏春风以每年每棵六百元的价格从农户手里承包下来的,租期整十年。

签约大约半年之后的一个入冬的夜晚,魏春风忽然约上周丽倩,要她陪他去做一件事。她跟着他来到已显萧瑟的樱园,找到属于他俩的六棵树。在悄无人声的夜晚,在飒飒山风里,她打着微型手电,他在那棵树身

直径最粗的樱桃树下,用铁锹挖出一个深约两尺的土坑,将一包用防潮塑料布密封得严严实实的东西,埋进里面。将土坑恢复原状后,他在上面踩了几下,边踩边说,这里装的是和老张交往的部分资料,也是关键时刻一剑封喉的利器。不过,不到关键时刻,这袋子不能打开,最好一辈子都不要打开,除非迫不得已。

周丽倩从回忆中回过神来,待气息恢复均匀,从樱桃树下站起来,行走在六棵樱桃树间。她在那棵埋着秘密的樱桃树下停住脚步,圈定位置,用随身携带的小铁锹,一锹一锹地挖起来。那东西还在。不过十多分钟工夫,她就将密封严实的东西,拭净了泥土,捧入怀里。

里面是一个黑色硬皮日记本和一张装在歌碟包装盒里的光盘。华灯初上,周丽倩开车小心地离开山区。一阵疾驶,终于回到市区,看到大道两边飞速后退的霓虹,仿佛重又回到了现实生活。在父亲家附近一条人少车稀的便道上,周丽倩停好车子,关掉车外大灯,打开车内小灯,独坐车内,翻阅日记。

魏春风的笔迹,扉页上记着“人情投资”四个小号黑体字。在日记里,“人情投资”对象均为当权官员。在春风笔下,官员没有大小之分,只有好官和贪官之分。厚厚一本日记,前后纵跨长达八年时间。周丽倩一页页仔细翻阅,看到的是一笔笔足以令人心惊肉跳的支出账目:某领导爹过生日,赴京送名画一幅,价值三十万。某领导娘办葬礼,趁夜送礼金五万。某领导儿子出国念书,赞助学费两万美金。某领导住院,送慰问金两万。某领导热衷表品茶,送紫檀茶具一套,花费八万。某领导看中一条藏獒幼仔,据说藏獒的“父母”皆在大赛中获过一等奖,支付十万买下,送之;随后再花三万建移动狗舍送之。……

尚铁龙在两军谈判时被打了黑枪

1

热门影视



高满堂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一九四八年春天,解放军山东连连长尚铁龙率部攻打鞍山,与国民党守敌连长杨寿山僵持。双方临时谈判过程中,尚铁龙被人打了黑枪,他误以为开枪的是杨寿山,倒下时回身反击,子弹打中了杨寿山的命根子。麦草接到尚铁龙的阵亡通知书,领着儿子到鞍山寻找丈夫的遗体。尚铁龙被救,坐船回到胶东老家才知道妻子到关东接他的遗骨。麦草得到在鞍山钢铁厂上班的机会,从而认识了杨寿山。杨寿山对她的生活、工作百般照顾,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。尚铁龙返回鞍山担任分厂厂长,走马上任那天正赶上麦草和杨寿山的婚礼,三人纠缠一生的感情便由此展开……

俗话说,不是冤家不聚首,冤家就是死对头。这会儿,也就是1948年的初春,鞍山郊外的旷野上,硝烟弥漫,炮声隆隆,子弹的呼啸声刺耳,远处的建筑物冒着烟雾。四野“山东英雄连”连长尚铁龙和国民党军的连长杨寿山又碰上了。

尚铁龙命令爆破手魏得牛把碉堡炸掉,魏得牛跑过来,哭唧唧地说:“连长,炸药包没有了!”尚铁龙吼着:“狗日的,那么多炸药包,都用完了?会不会过日子!啊?”他让战士们把手榴弹集中起来,然后把一捆手榴弹往自己腰上捆,“狗日的,给我掩护。”

指导员忙上前阻拦:“老尚,你留下指挥战斗,我上。”不由分说,夺过手榴弹。尚铁龙只好说:“那就指导员上吧,得牛,你是爆破手,跟着。”指导员、魏得牛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,冲向碉堡。魏得牛将一束手榴弹从射击孔投进碉堡内。手榴弹被敌人又抛出,爆炸了,指导员和魏得牛跑回阵地。

尚铁龙寻思了一会儿问:“魏得牛,炸药包真的没有了?”魏得牛丧气地说:“还有一个漏包的,炸药漏得不多,没用了。”尚铁龙让魏得牛拿出那炸药包看了看喊道:“把炊事员老吴给我叫来。”

老吴喘着粗气跑来,尚铁龙问:“你那里还有没有辣椒面?”老吴一怔:“辣椒面?要多少有多少!”尚铁龙乐了:“哈哈,咱给敌人准备一道大菜!来,快把炸药包打开,辣椒面装进去,够他们喝一壶的。”炸药包里头装好了辣椒面,尚铁龙和魏得牛在火力的掩护下,爬上敌人的碉堡,魏得牛把装有辣椒面的炸药包塞进碉堡,二人滚下碉堡。“轰”的一声,碉堡被炸开一个大洞,腾出红色的烟雾。敌人被呛得受不了,纷纷捂着嘴跑出碉堡,向后方溃逃。敌军

连长杨寿山带着残部跑向鞍钢的白楼,固守白楼,拼命抵抗。

尚铁龙杀红了眼,从掩体里直起身来,愤愤地喊道:“兔崽子,这是谁带的队伍?还挺他妈的咬牙!咱们山东英雄连就喜欢啃这样的硬骨头,把刚缴获的那门重炮支起来,给我轰!”指导员忙提醒:“不行,那样会殃及前面的钢铁厂。”尚铁龙一扭头:“打仗哩,顾不得那些坛坛罐罐,攻进去再说!”

他正忙着指挥几个战士架重炮,一个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:“报告连长,师部有命令,不许开炮!”尚铁龙吼道:“什么?不许开炮?你听错命令了吧!”团长带着警卫员走来说:“尚连长,他没做错,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!”尚铁龙只好组织部队又投入战斗。

白楼里,敌团长抽着香烟踱着步。杨寿山紧跟着他:“团长,咱别闭着眼睛知道打仗,也得为自己的后路想想。”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杨寿山干脆挑明了:“团长,我看蒋委员长的气数已尽,咱何必为老蒋卖命?”

敌团长点头。杨寿山趁热打铁:“咱们身后就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厂,这么打下去,这个厂子就全完了,钢厂无论落在谁手里都是中国人的,何必相煎太急?顽抗下去,那可是做了中国人自己的赔本买卖,您干脆率领弟兄们起义吧!”敌团长犹豫了一会儿:“再坚持一个夜晚,如果援军没到,你代表我去和他们谈谈。”

天刚蒙蒙亮,尚铁龙部和敌方僵持着。这时,对面街垒上挂起白旗,对方阵地有人喊:“不要开枪,我们连长要和你们谈判!”双方停了火。杨寿山举着白旗,慢慢走到敌街垒之间,站住喊道:“喂,请你们的长官出来,我有话要说。”晨曦中,看不清他的面孔。

尚铁龙跳出掩体,只身来到杨寿山面前,他走近杨寿山才看清对方的面孔,故意凑近左看看:“咋这么眼熟呢,你叫杨寿山?”“你是山东陪都的尚铁龙?咳,怎么又遇见你这个催命鬼了!”

尚铁龙故作惊奇:“你还没死?”杨寿山也不示弱:“我死了谁和你做对头?”尚铁龙一笑:“咱们是第几次当面锣对面鼓干仗了?”杨寿山回一笑:“第三次了吧?”尚铁龙很是得意:“不管是第几次,你都是我手下败将。尝过我的山东辣椒面吧?”杨寿山颇为不屑:“不是我瞧不起你,拿辣椒面打仗,也太不讲究了。”

尚铁龙指着对手说:“输了就是输了,别他妈的肚子疼怨大腿抽筋。要是早听我的,弃暗投明,何必脱裤子放屁!”杨寿山不服气:“我们这是起义,要不是怕钢厂变成废墟,硬顶也能顶三天。”

尚铁龙哈哈大笑:“你那玩意儿还挺硬的……哎,带香烟了吗?来一根,燎燎嘴。”杨寿山扔过来一盒香烟。尚铁龙看了看:“哈哈,骆驼牌。”抽出几支香烟,在左耳朵上夹几支,又在右耳朵上夹几支,寻思了一会儿,把香烟揣进自己兜里,小心点燃一支,深深吸了一口。

尚铁龙大嘴一咧:“你们打算怎么投降?”杨寿山眉头一皱:“我们是起义。我们团长说了,天一大亮就把队伍带过来,就在这儿缴械,你们不许打骂,我了解你们的政策。”“那就说定了!”尚铁龙摘下水壶,“要是爷们儿就不许使诈,你敢和我饮酒为誓吗?”“有什么不敢的?”杨寿山接过水壶,喝了一口酒,“我要是违约,烂掉裆里的家伙!”

“我要是不守信,下一仗就吃枪儿子。好了,回去准备吧。”尚铁龙把杨寿山的军帽拽斜了,“明天投降

的时候……”“我们是起义!”“对,起义,帽子都要这样戴!我们好认!”尚铁龙哼着军歌转身走去。

突然,枪声响了,尚铁龙一个趔趄站住,他慢慢回过头,望着杨寿山,紧接着他胸部头部又挨了两颗子弹。他高声叫骂:“狗娘养的杨寿山,我这辈子和你没完!”骂着顺手朝杨寿山打了一枪,然后慢慢倒下去。杨寿山裤裆冒烟了,他捂着裤裆,也慢慢倒下去了。山东连发疯一样向敌人扑去,敌人举着白旗走出白楼。

战士们把尚铁龙装进棺材。魏得牛流着眼泪:“指导员,连长生前最喜欢这支冲锋枪,让他带着去吧。”指导员点头应允。战士们把尚铁龙和他那支心爱的冲锋枪一起埋了,立了块木牌:山东英雄连连长尚铁龙之墓。尚铁龙牺牲了,团里向他的家属发了阵亡通知书。

荒野上,红日高照。一些支前人员和战士在掩埋阵亡的战士。突然,尚铁龙的坟丘上响起沉闷的枪声,紧接着就是一梭子,坟丘上冒出烟雾,黄土哗啦啦滚落下来。正在掩埋阵亡战士的人们急切地跑到有动静的新坟前,挖开坟丘,掀开棺材盖,尚铁龙正睁眼看着大伙!他一阵剧咳之后,又昏厥过去。大伙七手八脚把尚铁龙从棺材里抬出来,送往野战医院。

在医院的病床上,尚铁龙缓缓地睁开眼睛,挣扎着要坐起来,他大喊:“杨寿山你个王八蛋,我抓到你,要剥了你,吃了你!”说着说着又昏过去。医生对卫生员说:“你们连长这是暂时休克,不要紧。他中了三枪,身上的两枪问题不大,头上那一枪,子弹现在不敢取出来,将来可能会留下头痛后遗症。幸亏打他的是冲锋枪,距离又远,不然就命了。”